

錢謙益

〈病榻消寒雜咏〉論釋



詩歌作為一種美學形式與實踐，
是否與牧齋的政治理想、抱負有所交集，可以互動互為？
病榻纏綿，隆冬苦寒，賦詩作為一種創作及心靈活動，
對行將就木的牧齋而言，有何特別意義？
透過詩序及詩作，
牧齋希望留下一個怎樣的自我形象？
〈病榻消寒〉詩反映出怎樣的精神世界、生命情態？

嚴志雄

中研院叢書

錢謙益

〈病榻消寒雜咏〉論釋

嚴志雄 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中央研究院叢書

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

2012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嚴志雄
發行人林載爵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吳美滿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86-03-2439-6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

嚴志雄著・初版・臺北市・中研究・聯經・
2012年5月(民國101年)・432面・17×23公分
(中央研究院叢書)

ISBN 978-986-03-2439-6 (精裝)

1. (清)錢謙益 2. 詩學 3. 詩評 4. 注釋

851.472

101007495

目 次

上編 研究編

導論·····	3
牧齋之身後名·····	3
我讀牧齋·····	8
牧齋之〈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20
本書之章節及結構·····	31
第一章 詩書可卜中興事，天地還留不死人——牧齋的詩學工夫論 與「自我技藝」觀·····	37
一、「自我關注」與生命的終極意義·····	38
二、「思想」與「行動」的辨證關係·····	40
「自我技藝」與主體性·····	40
主體化模式的四元結構·····	44
差異、變易或踰越的地帶·····	46
思想作為道德實踐的內容·····	47
三、「自我技藝」與牧齋晚年詩論·····	50
詩人「自貴重」、「交相貴重」說·····	50
「淘洗鎔鍊」、「彈斥淘汰」作為詩人自我塑造的手段·····	53
「汲古去俗」、重「學問」的詩學工夫論·····	56

「詩人救世之詩」與權力、政治話語	59
第二章 陶家形影神——牧齋的自畫像、「自傳性時刻」與自我聲音	67
一、「自傳性時刻」	68
二、自畫像	71
三、「反傳記行動」	76
四、自我聲音	89
第三章 蒲團歷歷前塵事——牧齋〈病榻消寒〉詩中之佛教意象	97
一、「將世間文字因緣，迴向般若」	98
二、「大梁仍是布衣僧」與「老大荒涼餘井邑」	102
大梁仍是布衣僧	103
老大荒涼餘井邑	108
三、錢柳因緣與柳氏「下髮入道」	116
好夢何曾逐水流	119
橫陳嚼蠟君能曉	122
颺盡春來未斷腸	126
四、「針孔藕絲渾未定」——牧齋暮年心境管窺	131
針孔藕絲渾未定	131
牢籠世界蓮花裡	134
五、餘論：句	141
第四章 聲氣無如文字親——牧齋「亂餘斑白尚沉淪」之人／文世界	155
一	160
春浮精舍營堂斧／蕭士瑋	160
東壁高樓束楚薪／盧世淮	167

二	185
越絕新書徵宛委／徐緘	185
秦碑古字訪河濱／李楷	190
三	198
嗜痂辛苦王烟客，摘槩懷鉛十指皴／王時敏	198
自寫秋槐落葉圖	202
嗜痂辛苦王烟客	223

下編 箋釋編

凡例	233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序箋釋	235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一箋釋	239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二箋釋	242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三箋釋	244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四箋釋	246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五箋釋	249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六箋釋	252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七箋釋	257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八箋釋	259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九箋釋	263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箋釋	265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一箋釋	269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二箋釋	273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三箋釋	278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四箋釋	284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五箋釋	290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六箋釋	292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十七箋釋·····	295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十八箋釋·····	301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十九箋釋·····	306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箋釋·····	308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一箋釋·····	310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二箋釋·····	315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三箋釋·····	320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四箋釋·····	324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五箋釋·····	326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六箋釋·····	330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七箋釋·····	333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八箋釋·····	336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二十九箋釋·····	341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箋釋·····	344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一箋釋·····	347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二箋釋·····	350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三箋釋·····	354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四箋釋·····	358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五箋釋·····	361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六箋釋·····	365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七箋釋·····	368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八箋釋·····	373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三十九箋釋·····	378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箋釋·····	381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一箋釋·····	384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二箋釋·····	387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三箋釋·····	391
〈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四箋釋·····	395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四十五箋釋	399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四十六箋釋	401
後記	403
參考書目	405
人名索引	418

上編

研究編

昨日春光不暫停
 憑窗笑口破沈冥
 苦過鶴忘尋
 花底鶯歌拉小伶
 天寒酒新招綠醕
 雪中參宿
 試紅燈保風未到
 先開凍閑打凌人
 同新冰

八十二 史錢 譚意

牧齋手書〈病榻消寒雜咏〉詩其四十六
 上海博物館藏

導論

牧齋之身後名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1914年設立「清史館」，趙爾巽等百餘學者受命編修《清史》，至1927-1928年間《清史稿》刊印完成。《清史稿·文苑傳》為繆荃孫所撰（馬其昶修正），其〈序〉述論有清一代文學，首舉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1582-1664），云：

明末文衰甚矣！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而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吳〔嘉紀〕，山林遺逸，隱與推移，亦開風氣之先。¹

清史館學者多清朝遺老，「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云云，似「我大清」史官言，不必當真，而其謂牧齋以詩文雄於時，有「起衰」之功，對牧齋於明清之際文壇的成就、名望、領導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斯則得

本書引用錢謙益著作所據版本如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簡稱《初學集》；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下簡稱《有學集》；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下簡稱《全集》；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重出隨文註，不另出腳註。

1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77），〈文苑傳·序〉卷484，頁13314-13315。

之。

《清史稿·文苑傳》中有〈錢謙益傳〉，篇幅不長，卻大有玄機在。傳文錄如後：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明萬曆中進士，授編修。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天啓中，御史陳以瑞劾罷之。崇禎元年[1628]，起官，不數月至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體仁追論謙益典試浙江取錢千秋關節事，予杖論贖。體仁復賄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謙益求救於司禮太監曹化淳，刑斃漢儒。體仁引疾去，謙益亦削籍歸。

流賊陷京師，明臣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與馬士英議不合。已而福王立，懼得罪，上書誦士英功，士英引爲禮部尚書。復力薦閹黨阮大鍼等，大鍼遂爲兵部侍郎。順治三〔按：應作「二」〕年[1645]，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馮銓充明史館正總裁，而謙益副之。俄乞歸。五年[1648]，鳳陽巡撫陳之龍獲黃毓祺，謙益坐與交通，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訴辨，國柱遂以謙益、毓祺素非相識定讞。得放還，以著述自娛，越十年卒。

謙益爲文博瞻，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書，晚歲絳雲樓火，惟一佛像不燼，遂歸心釋教，著楞嚴經蒙鈔。其自爲詩文，曰牧齋集，曰初學集、有學集。乾隆三十四年[1769]，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²

對初接觸牧齋其人的讀者而言，讀此傳或可知其若干生平事蹟，若問牧齋何以爲其時文苑一大家，傳內只以三句接引學人：「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謙益爲文博瞻，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明清之際，牧齋爲文壇一代宗師，「四海宗盟五十年」

2 同前註，卷484，頁13324。

(黃宗羲語)，著述繁富，波瀾壯闊，執贄從游者多名士，卓然名世，此傳之不足以表其詩文成就、貢獻，思過半矣³。或謂此傳統史傳體例所限，一般只能突出傳主生平行實、事功，固難周全。唯唯，否否。試取《文苑傳·序》中所謂與牧齋「隱與推移」的「山林遺逸」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吳嘉紀諸傳讀之，其所述諸人之詩文特色、文學主張、文壇軼事又何以較牧齋傳為詳？且牧齋傳中所述之牧齋遺事，更難言「事功」。雖然如此，此傳文最後一段可說是近現代「官史」對牧齋評價(相對於清乾隆朝以降的「定論」)的一大突破。上述數句肯定了牧齋為明季清初文壇作出過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乾隆三十四年，詔燬板，然傳本至今不絕」云云，亦從側面反映出朝廷禁燬牧齋著作是一回事，而民間愛讀、私藏牧齋著作又是一回事，乾隆朝對牧齋所作「定論」之不足以服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傳文的主體顯然以敘述牧齋的政治、歷史行跡為重心(占全文篇幅四分之三)。傳文所敘牧齋事蹟有四大端：一、牧齋名隸東林黨，屢歷明季萬曆、天啓、崇禎數朝黨爭。二、南明建立之際，牧齋先擬擁立潞王，已而福王登極之局成，復輸誠於福王，並陰結權奸馬士英、阮大鍼等。三、清兵下江南，牧齋以禮部尚書迎降，復仕清。四、辭清官里居後，坐黃毓祺謀復故明事，訟繫金陵。此數事者，錯綜複雜，撲朔迷離，關乎明季政治內幕並明朝衰亡之一因、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之人格操守、人之忠奸賢佞。傳統知識分子素負道德使命感，以褒忠貶奸之責在己，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尤喜議論，加之牧齋曾參預的政治、歷史事件不可謂不重大，足以引起許許多多論者的興趣。明乎此，就不難瞭解清史館館員於《文苑傳》中修此〈錢謙益傳〉時，何以詳於牧齋的政治經歷而略於其於「文苑」的成就。

究其實，《文苑傳·錢謙益傳》最大的失策在於其取材。此傳文其來有自，除了最後一段為新增外(約占全文篇幅四分之一)，幾全襲自十八世紀乾隆帝(1736-1795在位)敕修之《貳臣傳·錢謙益傳》，但撮略其辭而成文耳。(如此一

3 牧齋生平事蹟，可看蔡營源，《錢謙益之生平與著述》(苗栗：作者自印，1976)；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線裝書局，2007)，下簡稱《方譜》；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來，《文苑傳》作者雖未直接評論牧齋的政治行爲，但傳文先天上就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意味。）《貳臣傳》牧齋傳之撰，乾隆帝特下了御旨，文末附記此事始末：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詔於國史內增立《貳臣傳》，諭及錢謙益反側貪鄙，尤宜據事直書，以示傳信。四十三[1778]年二月，諭曰：「錢謙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謗，是爲進退無據，非復人類。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瘴！錢謙益應列入乙編，俾斧鉞凜然，合於《春秋》之義焉。」⁴

《貳臣傳》中傳文對牧齋所加的「筆削褒貶」之義不言而喻，在此也無庸細表了。

乾隆對牧齋的「斧鉞之誅」影響深遠。終清之世，官家著述無敢有枝梧者，此不在話下，而即便私家撰作，論及牧齋，亦率多於牧齋的政治行爲、人格操守再三致意，樂此不疲。錢謙益成爲了一個政治、歷史、道德的問題，「貳臣」成了錢氏的標籤⁵。直到今日，牧齋此一「定性」、形象依舊盤桓於學者腦海中，

4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79，頁6578。

5 關於牧齋身後清人對其議論之改變，謝正光撰有〈探論清初詩文對錢牧齋評價之轉變〉一文詳論之。謝文指出，清初之議論牧齋者，主要在其人之政治操守及學術成就二端。牧齋新故之時，故舊門生表哀思之餘，發爲詩文，於牧齋之學術備極推崇，而對其政治操守則略而不談。至於與牧齋交往不深之時人（此中明遺民與清官吏皆有），對牧齋之議論則頗分歧，爭議亦烈，其爭議主要在牧齋政治操守之一端，或捫擊之，或爲之迴護。及康熙之末，去牧齋之世漸遠，議論者視牧齋爲一與己無涉之歷史人物而已。此等議論皆出於士大夫之流，純爲論者一己之私見。及乎乾隆中葉，清廷明令禁燬牧齋著述，乃始有來自朝廷之官方言論。往後十數年間，高宗及其文學侍從之臣，遂漸爲牧齋定讞。及牧齋名列「貳臣」，然後於牧齋乃有所謂定論，而此一定論延續到清室覆亡爲止。見氏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0-108。相關研究可參：Kang-i Sun Chang, "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in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199-218；拙著：Lawrence C.

即使是文學研究者，亦每對牧齋的政治行為多所議論，至若執此泛歷史、泛道德論以為詮釋牧齋詩文之基礎者，亦所在多有。牧齋的政治、歷史、道德問題固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但它不應該成為探論牧齋的終極問題，或答案。設若我們的目的是研究牧齋的詩文，又以此種泛歷史、泛道德判斷為認識基礎，則我們的賦義過程(signification process)就難免在上述的範疇中流轉，不無畫地為牢之虞，限制了多方討論的空間與展開。謂余不信？請觀一例。在下詔於國史內增立《貳臣傳》之前六、七年，乾隆帝讀牧齋《初學集》，因題詩曰：

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

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

末路逃禪去，原為孟八郎。

禪宗以不解真空妙有者為孟八郎。⁶

乾隆此御製詩，作「口號詩」之一例觀可也，無多聖哲，打油有餘，譏諷之意，一洩無遺。牧齋確喜於詩文談朝廷之安危、名士之節義，而在乾隆看來，此滿口節義之人，卻「兩姓事君王」，言行不一，修辭不立其誠，更全無臣節。如此進退無據、大節有虧之人，根本已失，文章復何足觀哉！復由牧齋之道德與夫文章而及其「詠香囊」，將其言情之作亦一併否定。最後抨擊牧齋另一生命面向，判其晚年「逃禪」乃走投無路之舉，實於佛教之真諦無識。乾隆之詠牧齋，因人廢言之極致，以道德批判為終始，把牧齋一棍子打死。後之研究者固然鮮少抱持如此極端的立場，但泰半會對牧齋的出處進退出如乾隆詩首三句般的述評。如此一來，仍難免落入道德判斷的窠臼。真正的困難或尷尬在於，道德批評

(續)——

H. Yim, "Qian Qianyi's Reception in Qing Times,"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56-78.

- 6 [清]清高宗，〈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御製詩集·三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第1302-1331冊）卷87，頁6a-b。《清史列傳·錢謙益傳》中亦引述本詩，卷79，頁6577-6578。

的依據及邏輯難以延伸至其他與之性質不同的意義場域(fields of meaning)，譬如，牧齋的詩文、宗教信仰等。

議論、評論也許是學者的原始衝動。研究牧齋，我們繞不過牧齋的政治言論、作為等話題。但也許走出道德批判的窠臼，採取別的思考、提問、分析範式(paradigm)以接近牧齋，會更妥貼而有效，所得更多？牧齋歿後，黃宗羲(1610-1695)就曾對牧齋的詩文作過一番相當尖銳的「實際批評」，其言曰：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王世貞〕相上下。其敘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勦襲，詩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凋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然有數病：闊大過于震川〔歸有光〕，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能謝華啓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為由己之出處，五也；至使人以為口實，掇拾為《正錢錄》，亦有以取之也。⁷

我們不必同意於黃宗羲的評論，但會認為，黃氏選擇的議題、切入的角度、談論的方式相當精到，循之可以開展深刻而豐富的討論。最重要的是，黃氏是從牧齋詩文的具體表現出發，再加以論斷，故啟發亦多。吾人立言之始、立意之先，可不慎乎？

我讀牧齋

可以從牧齋卒前數年所寫的三封信談起。順治十七年(1660)十月，牧齋為吳偉業(梅村，1609-1672)詩集製序畢⁸，意猶未盡，復投梅村一札，有語云：

7 [清]黃宗羲撰，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思舊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冊，頁377-378。

8 即〈梅村先生詩集序〉，《有學集》卷17，頁756-757。

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擷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飲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

〈與吳梅村書〉，《有學集》卷39，頁1363

其年夏，錢曾（遵王，1629-1701）開始箋注牧齋《初學集》、《有學集》詩。後三年，康熙二年（1663）七月，箋註稿本成，呈正於牧齋，牧齋閱後，有〈復遵王書〉⁹，內云：

四十年來，希風接響之流，湯臨川亦從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袁氏兄弟，則從眉山起手，眼明手快，能一洗近代窳白。眉山之學，實根本六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演迤弘奧，故能凌躐千古。……偶讀謝康樂詩云：「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志新術，去子惑故蹊。」子美今體，撮爲兩句云：「過客徑須迷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此詩家採銅縮銀，攢簇烹煉之法也。今人注杜，輒云某句出某書，便是印板死水，不堪把玩矣。袁小修嘗論坡詩云：「他詩來龍甚遠，一章一句，不是他來脈處。」余心師其語，故于聲句之外，頗寓比物託興之旨。庾辭譌語，往往有之。今一一爲足下拈出，便不值半文錢矣。

〈復遵王書〉，《有學集》卷39，頁1359-1360

9 遵王〈判春詞二十五首意之所至筆亦及之都無倫次〉其十八詩後小注云：「《初學》、《有學》詩集箋註始於庚子[1660]之夏，星紀一周，麓得告歲，癸卯[1663]七夕後一日，以箋註稿本就正牧翁，報章云：『居恆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腳，發登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今牧翁仙去數年，而詩箋掛一漏萬，殊不足副公之意，未知後人視之，虎狗雞鳳，置之於何等耳。」見謝正光箋校，嚴志雄編訂，《錢遵王詩集箋校》（增訂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頁235。遵王謂牧齋報章「居恆妄想」云云數語，見牧齋此〈復遵王書〉，故知牧齋此函之作期爲康熙二年七月初。